

东疆掠影

樊祥成



南郊感怀

启东因江海而生,现在市区最长的一条路恰恰就是江海路。它一路贯穿南北,江海连通,成为市区唯一一条通达长江、直上高速的园林绿化大道。就在江海路南段,有启东市首个“健康生活社区”叫汇龙镇南郊村。“南郊村”是由原惠丰乡14、15、16大队合并建立的。形象地说,它是启东“新城区”的“胎盘”。“南郊村”实际上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已是“新城区”地域的代名词,它是未来十年之后以所谓“蝶湖景区”为圆心的启东市政治、经济、金融、文化中心。

南郊村本来就有天然的乡村农林植被,加上近年江海路大型绿化带、规划路绿化带与小区绿化纵横交错,形成园林式周边环境,因而空气格外清新,风光天然秀丽。

去年国庆节前夕,我托亲家老宅拆迁的福,乘着女儿女婿“先斩后奏”的势,追着新城区建设的发展梦,作为一名怀旧型“插队知老”人住南郊家园。然而,我是一个除了钓鱼之外没有多少爱好的退休人员,现在的第二爱好就是骑车转悠,看看南郊日新月异的发展,把自己认为重要的镜头拍摄下来,把相关的《启东日报》资料记录下来,除了参加原单位党组织活动以外,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俨然成为痴病的“寻梦人”。

立秋之后,“苏迪罗”台风一扫连续高温的余威,送来傍晚特有的清凉和舒适。我从南郊新居出门闲步,只见景观河北沿绿化带一线散布着三五成群、对对双双快走慢跑的村民,一群中青年妇女排队在华灯初放的规划路西头,在音响乐曲的伴奏下,跳起轻快的“广场舞”。由于这里生态环境好,那音乐声在万籁俱寂的天地间犹如天马行空,听起来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感觉格外纯真、震撼人心。此时站在这些刚从农田解放出来的纯朴的人群中,我由衷感到一种返朴归真的舒爽。他们作为南郊村拆迁户人住安置小区的幸福之人,由乡村农民转变为小区居民还不到一年。这些启东新城区建设的奉献者,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得益者,如今享受着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当然,令人欣慰的远远不止这些。

目前,南郊村按照民居小区划分,从东到西,依次有村委会所在的南郊新村(人称“小别墅”26幢),和南郊家园A区(多层9幢)、南郊家园B区(高层电梯10幢)、南郊家园C区(高层电梯25幢)。这几个小区位于即将开工的钱塘江路北侧,规划路南侧,已经形成一条小区“珍珠链”。另一条“珍珠链”将是规划路北侧、和平南路西侧至港东路一线的南郊家园D区(高层电梯28幢)……如果南郊家园是“L”型的牛郎星座,正北与其遥相呼应的东疆花苑是“E”型的织女星座,那么,隔开它们的“银河”就是世纪大道。在十字形交叉的规划路与规划支路的“直角坐标系”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新城区鸟瞰图》所描绘的星罗棋布的所谓“地标性建筑”以及南郊家园B区东南一侧筹建中的城南小学(10月动工),南郊家园B区西北一侧在建的南郊村邻里中心(配套用房7400平米,含购物中心,2016年1月竣工),还有位于和平南路规划路口西南一角的南郊农贸市场。新安江西路南侧的“启东市第一中学”即将竣工(去年9月1日首届高中班开学);江海南路以东同“市一中”遥相呼应的还有处在原生态环及经费纠葛中的“一枝红杏”——蝶湖酒店,远观楼群,英姿绰约,十分令人期待。在蝶湖酒店及西邻“北上海至尊”别墅正北隔新安江路一块,就是地域广阔、亟待开发的所谓“蝶湖片区”,眼下这里刚刚完成拆迁,其景象恰似方才经历“战争”的洗礼,芳草凄凄,断壁残垣,满目苍夷,泱泱两片孕育中的“蝶湖”正在经历“十月怀胎”般的暑寒煎熬。这是画家点睛之笔下手时的短暂犹豫,这是统帅决战之前的瞬间沉默。因为这个“城央蝶湖”事关“中心城区”建设的整体格局与百年功过。

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南郊人特别是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正经历着由农民到居民的过渡性阵痛。难免有些由传统向现代、破坏向建设、农村向城市过渡中的疑虑与困惑,需要调解适应。例如一些老人丢下农具后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搬家之后就在小区四周竞相寻找方寸之地种植一点什么,或是用个棚子笼子养点什么,物业公司管了还不服气。我的邻居某家阿嫂就这样。我说:“你们一家都很勤奋,不赌不懒,这很好,但是有些事关公共环境、集体卫生的行为要听得进劝告,因为现在住集体新村,同过去独宅独院不一样啦!”思想一通就不再抱怨了,改正了。有的为了方便、省水就随地“方便”;鱼杂、剩菜不习惯打包放垃圾箱,而是往景观河里随意倾倒;还有宠物管理、烟花管理上的一些问题,通过小区广播和公益广告牌的反复宣传,不良习惯都有所改进。价值观固然能改变人的素质,然而环境也能改变人的习惯,时间改变一切。

南郊村如今不仅有自然环境优势,也有历史留下的政治人文特色。村口江海路西的“娘娘庙”旧址有启东市委市政府2014年10月设立的中共启海县委书记周趾麒麟烈士纪念碑。村委会所在的南郊新村

小区布置了许多浓缩了“沙地文化”的宣传牌,用十分简炼的文字介绍了由渔盐文化、拓荒文化、风俗、方言和木刻版画艺术文化等“沙地文化”。不能遗忘的当然还有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锡沪沪剧地方戏和苏州评弹体现的“移民文化”,以及具有历史渊源、享誉中外的建筑文化。

放眼东疆大地,南郊楼群逶迤。“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正是建筑设计、施工劳动者血汗凝成的结晶。任何一位用感恩与敬畏的心灵观瞻这些拔地而起的高楼的人都能领会:正是他们——一批又一批夜以继日、顶着风雨、捧着盒饭坚持进行建设施工的他们,用乌黑油亮的臂膀擎起了南郊。

舞文弄墨

姜利宾

寡妇的小九九

吴婶者,村里大姓吴家三郎的娘子。三郎去得早,一双儿女又在城里安了家,昔日偌大的院子只留下吴婶一个人,种几分自留地解解闷。按理这日子很清闲,可一年到头,一天到夜她总是一副忙得脚不沾地的样子,一会儿屋前除草,一会儿宅后浇水,浇完一桶水突然想起扁豆种还没买呢,捋捋高高卷起的裤管风风火火就上锁去了。上镇路上碰巧遇到熟人,拉住人家唠嗑个半天。至于扁豆种么,下次再说。十天半月后,你在埭路边遇到她,才晓得她的扁豆种还没买呢,因为她得先给眼前几棵樟树苗松松土。她是这样松土的:手里拿着个锄头,两只眼睛却尽望着埭路,只等你远远的人影一过来,她立马直起身和你热情地搭讪,然后和你从扁豆种说到孟姜女哭长城。夜里埭路上实在没人经过了,她端个碗到你家门槛上一蹲,吃完后适意地靠着你家大门,和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你最聪明最漂亮最有出息的孩子——她的孙子。通常你吃完饭刷好碗接连打了十几个哈欠,她才说到孩子十九个月的样子,天知道,她的孙子已经十九岁了啊。

这个向来以“话痨”出名的人,突然有两天躲在老房子里大门不出,一声不响。更奇怪的是,向来八卦的乡亲们对她的沉默均讳莫如深。

外村人猜测,是不是吴婶刚走了90多岁的老父亲,所以伤心得不想和人说话。几天后,村西头的“包打听”探到了事情的原由。据说吴婶回来送丧信的时候,族户里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有事出门。于是吴婶一个人徘徊在大路上,白扎头(白色孝帽)戴了又放,放了又戴,四处张望,无处可去。按乡下的规矩,如果本家没有人,送信人是不时兴进门的,怕给人家带去晦气。

你说那时吴婶有多尴尬。当着娘家陪陪人的面,夫系家族没有一个人出场。不过也难怪家家都关门闭户的。平素乡里乡亲有啥事体,大家都跌脚绊手跑去帮忙。独有吴婶不是借口带孙子逃到城里,就是锁上大门回娘家,再不就是拦在埭路上给人来一句,我孤苦伶仃寡妇一个,门头早不开了!其实村里比她老、比她穷的孤寡老人还有好几个,人家该送的人情一件不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庄稼人的脾气,该送的人情哪怕砸锅卖铁也要送。咋能短了人家、矮了自己。可吴婶执意老死不和人往来,人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现如今她死了老父亲,治丧的又是她向来两眼朝天的老哥,别人也就乐得袖手旁观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不来我不往,这是各人心里的小九九。表面糊涂内心精明的吴婶如何不知其中的利害,只是她自己理亏在先,也就怨不得别人了。

说起来她也有她的苦衷,年老体衰没有收入,一双儿女每月只给她300元生活费。家里柴米油盐、平时伤风咳嗽全指着这钱呢,人情账一客气,就要喝西北风。偶尔喝西北风她不在意,怕就怕给人落下儿女混得不好、儿女不孝顺的话柄。所以她宁愿担着吝啬的恶名,也不愿失了儿女们的脸面。这是寡妇娘肚里的小九九,别人何曾体察呢?或者体察到了又不愿承认自己的斤斤计较。所以对这件事,整个村庄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

这种事搁别人那里,不气上十天半个月才怪。吴婶则不,两天后仿佛什么事都没了。老爷子出丧后第三天,她要上城看孙子,就捧着自己吃剩下的半碗饭,一路逢人笑眯眯,绕大半个村子送到村东头的杜阿嫂家。古人有千里送鸿毛,礼轻情意重之说,吴婶是“碗边有点绿毛勿关”,重要的是有这份心意!农历五月她儿子回家,轿车轮胎里不知从哪里带了五六棵成熟的蚕豆,儿子随手扔给西隔壁邻居。吴婶听说后,火烧火燎赶到西隔壁,这把蚕豆少说也值三两铜钿,你家夫妻双圆不缺哈,我要送给东宅孤老头子。她就这样兴兴头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别人的唾沫子里,舌头根下来去自如,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的吴婶在一个雨天的早上出门时不慎失足,摔坏了股骨节。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被子女们押着住进了隔壁镇上的养老院。据说进了养老院的吴婶不时吵着要回家,整天嚷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儿女们怕她再出意外一致拒绝她的请求。

没了吴婶的村庄从此清静了。村里的老人们开始想念起她来。

城市一隅

钱永广

年底前的爱情

阳光明媚的假日,我走在街上,阳光一朵朵落在身上,暖意融融。抬头望去,花店门前,一辆又一辆整齐停放的婚车,被装扮得花枝招展,鲜亮养眼。

再路过那些拍婚纱照的门口,透过清澈的玻璃门,一眼瞥见里面那些在忙着修眉弄眼的新郎新娘,我忽然想:“哇,就要过年了,修人们纷纷抢在过年前,结束了恋爱长跑,他们真是幸福!”

可我忽然又想,不用过年的爱情无疑是幸福的。可有些爱情,在年前还未修成正果,他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一早上,我上班刚到办公室,我的老乡李小军匆匆找到我说:“想请你帮个忙呢!”我有点吃惊,问:“什么事这么急?”他说,就要过年了,家里介绍的对象,有三年多了,前不久,父母催着我过年回家结婚。

可我现在和这边的一个女孩好上了。你知道,我父亲前不久被查出了癌症,可能时日不多,如果不答应他,怕他受不了。李小军找我的意思我明白,他老家和我是同村,他说的老家那个对象我认识,叫杨明燕,他是想请我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她,让她隐身而退。“可为杨明燕想过吗?”她盼的就是你给她一个婚礼。“如果我告诉她,你不想和她谈了,她这个年怎么过呢?”对李小军的请求,我哑哑嘴,表示自己怕是无能为力了。

单位老王的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已经开始实习了。快过年了,女儿说,今年春节不回家了。她说她谈了一个男友,她要和他一起到他东北老家过年。这个男友是一个生意人,有过短暂的婚史。女儿在电话里话还没有说完,老王就发了火。因为在老王看来,和生意人谈婚论嫁,不可靠!“如果答应女儿春节和他一起去东北,一个坚持要她过年回家,眼看春节一天天临近,在办公室,原来总是乐呵呵的他,现在可是眉头紧锁。是啊,谁能理解老王的心情呢?天下父母好不容易把孩子抚养成人上大学,到了恋爱结婚年龄,这又成了父母最操心的事,谁都怕自己的孩子找错人,不放心啊!

近来我与一家企业来往频繁了些。这家企业不大,但因为常去,自然熟人很多。前不久,我又一次去那家企业办事,刚进阿宝的办公室,他就向我叹了口气。我说:“你有什么烦心事吗?”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只见他把日历翻到春节那一页,又用手指按了按,说:“看,就剩这几天了!”我如入云山:“这怎么讲?”他说,她春节后就不来上班了,她已在上海找了一家单位。听他慢慢讲,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烦恼。原来他一直暗恋着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女孩。今年这家企业效益不好,眼看要过年了,他听说女孩要跳槽,他急了,他还没来得及向女孩表白呢!可现在春节越来越近了,阿宝也越来越乱,他甚至搞不清,如果有机会,他还要不要向女孩表白。

年越来越近了,赶在年底修成正果的爱情自然幸福无比,可有些爱情,却因为年的到来,生出了许多羁绊和烦恼。

灯下漫笔

叶炳昌

离家的滋味



春节转眼就到。在这容易思乡的季节,久居南国到了怀旧年纪的我,突然想起了家乡——北国那个鲜为人知的边陲小镇。我与当年那些血气方刚的“东北军”青年一样,与一帮学友手挽着手,高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思乡小曲,南下打工。停长沙,留广州,进深圳,多年的奔波劳碌,岁月的年轮无情地镌刻着我们曾是那样稚嫩的脸盘。虽然,“打回老家去”的想法时时都在扯拽着我们,可北方是我的家乡,南方有我的家眷,离开哪一方的滋味都不好受……

是故,每当一轮明月透过窗帘洒在床前,我总要凝眸沉思,遥想着千里之外的家乡父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还常常独自登上天棚,思绪随着那片片北去的云彩,心中无声地哼唱上个世纪末的春节晚会上推出的那首牵动了亿万中华游子 and 家庭的歌——《常回家看看》,由衷地在心底呐喊:“回来吧,回来哟!”

为什么要常回家看看?这大概是因为离开了家的人尝到了一种离家的滋味,离家的滋味不好受。客居他乡,自然有一种离愁别绪,那千思百结,柔肠寸断的感伤,使人憔悴。诗人们“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迫切,“寻寻觅觅,戚戚惨惨凄凄”之感叹,便是最好的注释。怀念家乡,是因为我们怀念母亲,思念烛光里的妈妈;有母亲在,我们胸中跳动的是两颗心;有母亲在,我们头上照耀的是两轮明月!远离了母亲,当然就饱尝了离家的滋味。

可见,离家是一种无奈,离家是一种撼天动地的呐喊,离家是“人比黄花瘦”的折磨,离家是一种穿透山水的遥望,离家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等待,离家是一种梦牵魂绕的相思,离家给人一种离群孤雁长鸣霜天的感觉,给人一种浪海孤舟拍浪无援的恐惧,给人一种旅途枯燥单调无助的烦躁……正因如此,漂泊的游子都要发出“叶落归根”的呼喊,都有一种仿佛在高空飘来荡去筋疲力尽时的风箏渴望着收绳般的期盼……

终于,我和全家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北方是我的故乡,南方有我的亲人。铿锵的列车在飞驰,它将我魂牵梦绕的回家梦化作现实,将一方游子的思乡曲奏响。带着全家回家,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寄托,是一种缅怀。我可以想见,当憨厚的父亲和慈祥的母亲在质朴的乡亲们羡慕的眼光里迎接归宁的游子时,是一种怎样的激动模样!

“咣—咣—呱—呱”,列车在向家乡奔驰。带着我这全家南方人的北方梦,向着遥远的东北松花江边那个边陲小镇靠近,靠近,再靠近……

“咣—咣—呱—呱”,列车又离家而去,带着我这北方人的南方梦,再次离开故乡,向着遥远的南方重镇靠近,靠近,再靠近……

这时,我想起了《雁南飞》这首歌,想起了送别我们离家时在故乡小镇门口依门翘首挥手兹别的父母兄妹,两眼潮红,和着列车飞驰的节拍,轻声哼了起来。

城外笔谈

杨谓

人到五十

年届五十,回首前尘,所成无几,憾事却多。试举几例:

一憾青少年时代未能效法悬梁刺股,于古代经典多所记忆,如今补救,事倍功半;

二憾于物理所知甚少,不能格物致知;

三憾为人师表数年,自己混沌未开,不能给孩子们以很好的指引,未能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好的助力;

四憾眼睁睁看着社会上的种种缺漏及需要帮助的人们,自己却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多次在犹豫不决间,坐失良机;

五憾父母年迈,前几年竟没有陪他们到处走走,饱览河山之壮美;

……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今自己已届知天命之年,方始彻彻底底地明白:所谓天,其实就是自己。眼前种种,将来种种,均是自己往昔种下的“因”所结的“果”。人生既然不能重新来过,那么就缺憾转化为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动力吧!如若过多地纠缠、沉溺于过去而不能自拔,那么只会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遗憾。正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所吟:“一个单独的诗人,不必去唱一支旧歌。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传为枚乘、曹植等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中有句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又曰:“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对于我辈而言,尽管内心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铁定已无缘策高足、据要津,我们最紧要的是做好自己,同时努力地去惠及他人。没有谁能与草木同枯,但有的人却能与草木同腐同朽。因此,以什么样的情怀和姿态走完另一半人生,大可讲究。

元旦那天,暖阳高照,仿佛春回大地气象。我回到父母身边,信步田埂,小河水清澈见底,一群群小小的快乐的游鱼清晰可见,几株枯萎的芦苇仍保持着青春期的风姿,只不过大部分颜色已转为枯白,只在梢头有几叶尚存干冷固执的青色。静默的田野黝黑而蓬松,芥菜、苜蓿、布衲头、嫩嫩嫩、小蒜们,东一簇西一丛的,安静而又恣意地生长着。蒲公英伏在埂面或埂侧,叶子有青绿色铁锈色和紫黄色,仿佛油画家零乱的调色盘,它们高举着的小黄花,明艳可爱极了,仿佛满脸稚气的娃娃。天地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大美不言,我的心里蓦然感到一阵甜柔的颤动,笑意便写在脸上了。

人到五十,假如心态能如这田野,慈祥、宽厚而又宁静;生活的姿态假如能如这芦苇,倔强而不轻言放弃,那么可以展望的必将灿烂明媚的春色。

星期诗汇

张士达

红色娘子军雕像前的遐思

风景如画的海南岛是我妻子的故乡,我在那生活了两年多,把她视为第二故乡。我对海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特殊的情感。

——题记

每当我靠近红色娘子军雕像

总是油然而起一波波敬仰的心潮

轻轻拂去岁月的风霜

历史的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比数码更加清晰

八十多年前

琼州大地,水恶山险

烽烟四起,血雨腥风屡屡侵袭

劳苦大众,所剩的只是一副副铮铮傲骨

女人,本是远离战火的群体

可在铁锤和镰刀的召唤下

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刀枪

觉醒的琼崖女子

毅然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聚义于椰林,踏上漫漫的征途

向敌人喷射仇恨的怒火

要把豺狼虎豹统统焚烧

当年,巾帼英雄们

用鲜血和生命,描绘壮丽青春

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

誓死捍卫理想与信念

她们,不屈不挠的光辉业迹

宛如柔而坚韧的万泉河水

奔腾不息,世代长流

昭示着民族魂,中国梦

如今,海南的每一寸热土

都被椰风海韵灌醉了

醉得生机勃勃,如同挺拔的椰树

国际旅游岛的风采

从国人老外的眼中溢出,飘舞

伫立于红色娘子军雕像前

正是仰望一座巍峨的山峰

我穿越历史的长河

心灵在淬火中升华